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目錄

吏部三

侍郎

陳敬

許斯溫

劉辰

王讓

鄭誠

俞山

項文曜

葉盛

楊守陳

何孟春

董玘

余祐

席春

謝丕

王道

歐陽鐸

茅瓚

靳學顏

諸大綬

陶大臨

趙用賢

盛訥

楊起元

郎中

趙敏

王鑾

薛蕙

侯一元

林春

王與齡

卜大順

員外郎

王毅祥

左思忠

萬士亨

主事

楊卓

鄧林

李厚

羅虞臣

全校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六

吏部三

吏部侍郎陳敬

陳敬字行簡河南人敦實有行義先爲河南儒學訓導洪武十六年刑部尚書開濟薦爲吏部試尚書十七年坐事免歸後又起爲廣東龍川知縣洪武二十三年二月以詣闕言事稱旨擢今職

通議大夫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贊善
贈資善大夫行在吏部尚書許公斯溫墓誌

銘

王汝玉

叔雍姓許氏諱斯溫世爲吳人祖考諱祥卿考諱義
皆潛德弗章而好善樂施生叔雍稍長值 聖朝大
興學校遂補吳縣庠弟子員習朱氏詩夙出同舍生
右洪武二十六年貢胄監聲譽藉甚二十九年 朝
廷選學成行優者於六堂授之以官叔雍在首選署
刑部尚書郎尋除監察御史改知廣東揭陽縣未上
復故秩三十年以薦陞今北京按察司副使三十二

年擢署大興縣是年奉 教注永平府所屬灤水六
州縣集民丁永樂元年以守城功陞授刑部左侍郎
嘉議大夫二年選兼左春坊左贊善三年丁先府君
憂承 命強起視事四年轉階通議大夫秩如故六
年六月二十三年以疾卒享年四十有二余在鄉里
聞叔雍之祖若父能以善自力積至叔雍遂居顯位
然叔雍性雅朴直不能與物低昂故名立而毀隨之
幸逢 聖明之世竟以自全人方期其用之未艾而
叔雍遽歿焉豈命也夫

北京行部左侍郎金華劉公辰墓誌銘

胡儼

時六 曹在 南中 北特 置行 部六 曹事 皆絕 之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既卒其孤徵以予與公故乃
寓書奉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辰字伯靜姓劉氏其
先沛人後徙鄞遷婺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
也三顧仕元為明台上萬戶府經歷幼鞠于舅氏王
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皆姓王氏至公復姓
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於世初王師親
下婺州公首上謁署為典籤奉命使方谷真谷真令
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峻却之其人慚而退浙江左丞

李文忠開省於嚴辟公置幙下以資贊畫時元帥葛
俊守廣信當祁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欲爲變文
忠止之不聽遂怒欲臨以兵公請往諭以大義俊卽
悔悟謝文忠意乃釋旣而授監辦金華茶鹽官秩滿
課最以親老歸養教授鄉閭嘗道遇故人李惟中死
於逆旅具棺斂瘞之任吳母喪不舉遺金葬之未幾
二親繼歿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饘
粥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人懷金入城遇二
卒圖其金與飲醉之扶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
獲免後以懷材抱德起爲湖廣道監察御史臨江同
知陳斌受賄及銀工盜金皆坐死公爲辯之得減死
論居二年以蹇諤聞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
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墓田據於民卽加
封樹復其田令墓傍寺僧收田之入以主其祀丹陽
道接句容細民任負載者往往因日暮行劫行旅患
之公嚴爲禁盜遂息郡有瀕江田五十餘頃歲久淪
沒仍責賦於民公請于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
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爲風濤阻
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壩
修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源淺

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公又修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河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爲收瘞疾者給米命以小舟送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夏六月以預修國史知故實賜白金文綺龍衣陞江西布政司左叅政至則以久雨江水汎溢九江諸郡瀕江之田皆澇饑民爲盜富室多罹其害公卽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蠲其役以當其息官爲立券約明年償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饑者得食南安贛州等九府荒田糧六萬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公以聞悉蠲

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命下復起爲北京刑部左侍郎出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乃賜勅書文綺鈔錠致仕歸踰年復驛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給驛舟送還至常州毘陵驛遂卒實永樂十年某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餘孫祚奉柩歸葬文星門下閣塘先塋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元中書叅政嘉納女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觀觀早世女二人孫三人祚祺禧予與公舊同史館知公爲人直諫多聞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節士風可尚

已銘曰不撓不汙而端其趨不激不隨而安以居恩榮始終而善不虛嗚呼來祀欲知其人視此刻珉

吏部右侍郎王讓傳

太學志

王讓字宗禮山東益都人幼勤敏端恪讀書日積寸累事親有孝行嘗廬墓致涌泉之應洪武末由鄉薦授國子學錄施教以孝爲先諸生有以罹艱告者讓一聞涕淚輒泫泫下以故多所感化 文皇帝簡侍

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陳山張瑛

以順 旨被寵戴翰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惟讓
謙卑自牧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中事情
皇太孫敦容聽之益加禮重及扈從北行常被 召
見厚加賜予陞本監助教洪熙初 皇太孫正位東
宮讓進左春坊庶子未幾 東宮卽位是爲 宣宗
章皇帝宣德改元以輔導功首陞讓爲吏部右侍郎
山瑛及繪等皆居其次居部二載卒讓言若不出口
而提身素履人所不及洊歷榮顯恭儉若布衣時爲
上簡注未嘗矜耀忠亮清介始終如一士林重之

通議大夫資治尹行在吏部右侍郎鄭君誠

志銘

楊榮

君諱誠字文實世家建昌之南城高祖瀚遠以君貴
贈吏部右侍郎父守中累封吏部右侍郎妣王氏累
封贈淑人君自少刻志問學選爲邑庠生究春秋之
旨同輩自以爲莫及永樂辛卯領鄉薦入爲太學生
夙夜淬礪器宇日充歷政冬官以勤慎自劾擢爲吏
部司務於職克稱尋以侍郎師達薦陞考功員外郎
君雖年少居要職懋履謙恭事先輩以禮課功責實
無所徇人以是多之未幾丁內艱日念母疾弗克躬

侍湯藥哀毀逾禮及葬陰雨不止君號泣顙天天稍霽人以爲孝感所致制未終特起改文選員外郎尋轉郎中時同官孫英號稱狷介少許可於君獨加敬讓洪熙紀元受誥命榮及二親宣德丁未歸省還朝仍故職庚戌以少師蹇公薦爲吏部右侍郎選任精審敷奏詳明尤爲衆所推 宣廟時召問庶官品級及居職者賢否君歷對稱旨遂受寶帶龍衣之賜 今上皇帝嗣位益致公勤雖故舊執贄相見亦却而不納鄉人有爲大學生者於君有宿怨及當受官自謂必見抑君惜其才擢寘五品其所守所行類如此 正統戊午以疾卒于官自卿士以及僕隸莫不嗟惋 翌日 上聞爲之悼惜遣禮部尚書胡公致祭仍命有司治葬事

明故資善大夫吏部左侍郎俞公山墓志銘

公姓俞氏諱山字積之號楝庄其先汴人南渡家于
攜李故今爲嘉興秀水人祖伯綱樂善好義父仲玉
博通古今以公貴皆累贈吏部左侍郎階資善大夫
祖母周氏累贈夫人母王氏素閑家訓於公之幼時
卽束以禮讓課之經史年十九始遊郡庠從司訓西
園李先生孟昭受春秋能悉領其奧義永樂癸卯遂
中鄉試前列以祖母年高不忍遠違又三載始會試
禮部入南監卒業祭酒四明陳公師道尊嚴於六館
生鮮許可而獨以優禮待公宣德庚戌公復會試中

教官選用朋輩多沮公勿就公曰吾親老需祿養秩崇
卑非所計也於是拜蘇之崑山訓導諸生樂公善教
率力學自奮無幾公以父喪解任諸生至有相從抵
家受業者服除調常之宜興時教諭楊先生宗道於
公爲執友相與協心嚴立規範以故士習丕變科目
未嘗乏人居無何又以祖母喪解任正統庚申歲服
闋宜興諸生相率詣提學彭御史乞奏公復任彭爲
奏達且令所司促公上道公甫至吏部簡賢爲親藩
輔吏部諭公賢卽奏爲伴讀公於經史敷繹精詳誦
說明白而尤善於諷諫多所裨益暇則授徒私第從

游者動以百計四方士大夫求爲詩文者戶常接踵
雅好賓客客至恒與飲酒醉乃得去故公處是職雖
家無贏貲而怡然自得焉正統己巳公以藩邸舊學
擢鴻臚寺丞故興濟伯楊公善時掌寺事雅重公薦
陞少卿尋拜吏部右侍郎兼經筵講官轉左侍郎嘗
欲進某內閣繼欲陞尚書皆固辭乃已凡再頒誥命
階自嘉議大夫至資善大夫秩初公伴讀秩將滿俄
右長史員缺衆擬公可任而左長史亦諷公求已援
引公故不往因竊嘆曰士貴乎審義而安命烏可乞
人於私家而與之同事於公室乎其事遂寢識者以

爲有古君子之操及佐銓衡尤以古道自處凡所薦擢不求人知有請謁者輒正色拒之子弟乘間問其故公曰用賢朝廷事也吾可市私恩耶臺諫有持正者以言事取疾於權倖公爲曲折調護後相繼顯用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同列頗有難者公獨奮曰鑿與復然後人心悅而天下安況天倫所係之至重耶極力贊之事乃克濟朝廷知公清慎賞賚有加且作歲寒圖併題詩賜之以寓褒美之意公嘗持節冊往封晉藩歸觸暑遘風疾溫詔遣太醫官數輩更視投劑又屢遣中使絡繹勞問而公以疾難瘥上疏乞骸骨詔留京就祿者踰年疾少瘥復連章固申前請始賜允給官舟以送仍賜湯藥之資先是有以易儲請者朝廷從之公密諫不見聽退而憂曰禍機自此始矣於是浩然有去志及以疾歸朝野之人識與不識莫不高公之行焉

項文曜

曜淳安人踰冠舉進士文曜貌美如玉便辟好言笑
 而才敏陰賊亡不畏之為兵部郎中于謙時柄任號
 能公直亡阿徇而亦甚親愛文曜薦為右侍郎每朝
 會故當衆嫵媚謙為可憎狀時人語曰雄其冠雌其
 節生不知恥于公妾再遷吏部左侍郎尚書王直老
 矣而賢有聲于謙重之文曜因心利代直構其隙于
 謙幾惑亡何英廟復辟殺謙捕文曜下獄杖之百戍
 邊年僅三十餘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盛神道

彭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爲吳郡崑山人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屢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北狩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大逆不仁之賊如此則大綱

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卽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師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儲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于天津以張外援三四日間凡上八疏悉合機宜虜旣退公言賞功罰罪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旣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讐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遠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失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畝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卽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爲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

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北虜南蠻爲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生民禦外患爲主其有裨於時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旣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煖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職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于關津乃請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頡頏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旣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令于邊褒恤已往賢臣爲方來勸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瀋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旣還復命賑濟人民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

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
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略奏
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
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牧新
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
爲長便也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
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至
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
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
作不能言輿歸私第三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

五十有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十緡謚爲文莊
遣官諭祭營葬公爲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
動思跂古人居家惇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
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
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
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
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而
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
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於家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

公守陳墓志銘

何喬新

弘治二年冬十月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四明楊
公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訃聞 天子嗟悼賜

謚文懿命禮部致祭工部遣官治葬事公諱守陳字
維新世家鄞之鏡川曾祖諱浩卿富而勇於義祖諱
範學行卓然爲時名儒學者宗之稱栖芸先生考諱
自懲克傳家學官止泉州司倉累贈翰林侍講學士
母張氏封太孺人追贈宜人初孺人方娠夢大星煜
然人懷及生公天庭有黑子七宛類北斗狀見者異

之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
長習舉子業所作詞理兼優復出倫輩四方學者往
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爲式景泰庚午試浙
省爲第一明年登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得盡
讀中秘書繇是學益博文益有名未幾學士府君卒
于泉解官歸持服繼丁栖芸先生憂又丁祖母朱夫
人憂在喪七年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禮
私抄繼而旁讀羣經悟先儒註釋不能無失者又作
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尚書周易春秋等諸私抄皆正
其錯簡更定其章句其於諸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

已見有不合者雖濂洛關閩大儒之說不苟徇也天
順二年服闋至京授翰林編修預修 大明一統志

尋被 命授徒內侍省公辭不許則嚴教規正師道
雖素貴幸者皆肅然承教罔敢肆 憲宗皇帝初開

經筵公以選爲講官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成化二
年陞侍講 英宗實錄成遷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

十兩文綺六公在講筵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
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

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
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爲

肆情變豔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
爲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
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
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
後世人主則孟子所云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
聽者悚然公卿侍講筵者退相語曰真講官也其它
日進講因事開陳多此類八年遷侍講學士校正通
鑑綱目賜楮幣五百貫預脩宋元通鑑綱目書未成
以太孺人喪去 上念公勸講歲久命禮部遣官諭

祭太孺人七品命婦例無賜祭者公所被蓋 特恩
也服除還任公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退處未嘗求
進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
語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士大夫至今傳誦其言 今天子在春宮
公日侍講讀以 文華大訓成賜楮幣千貫陞詹事
府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 上旣嗣位例遷宮寮執
政擬公南京吏部右侍郎 上覽之取御筆塗南京
二字而下之時起三原王公宗貫爲吏部尚書而劉
公紹和與公爲左右侍郎三公協心爲政相得甚懽

凡黜陟人才公於其人忠邪易險愿姦侃侃言之不以爲嫌三公知公好惡無私率皆聽用故當時所用舍天下以爲當 憲宗升祔禮官議尊 德祖爲始祖而不遷公言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肇造區夏功莫大焉今宜別立廟以祀德懿熙三祖而自 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正太祖南向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時議雖不從然知禮者是之弘治元年春二月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修憲宗實錄以公爲副總裁仍兼理書事公上章請解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已而嗜進者以訐爲直誣詆大臣君子不自安公嘆曰吾可久處此耶乃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俱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

凡黜陟人才公於其人忠邪易險愿姦侃侃言之不以爲嫌三公知公好惡無私率皆聽用故當時所用舍天下以爲當 憲宗升祔禮官議尊 德祖爲始祖而不遷公言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肇造區夏功莫大焉今宜別立廟以祀德懿熙三祖而自 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正太祖南向之位爲萬世不祧之祖時議雖不從然知禮者是之弘治元年春二月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傳詔嘉納修憲宗實錄以公爲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已而嗜進者以訐爲直誣詆大臣君子不自安公嘆曰吾可久處此耶乃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況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俾養痾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

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
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
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
上以病不果有識深以爲恨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爲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
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
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
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
乃脫御史不見蒲伏堦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風編

維

事者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邸戾王
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
得書乞以留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
上以病不果有識深以為恨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
知其為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
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
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
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

乃覲御史不見蒲伏堦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風編

維

前吏部侍郎燕泉先生何公子孟春墓碑

顧璘

嘉靖甲申國家用今少傅張公孚敬等言更議大禮
固一代典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時二家
附和者甚衆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
懷觀望圖以國爲玩唯吏部侍郎何公子孟春前後三
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懇實由其衷間得張或問十
三條卽夕具疏辯析尤盡復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
泣于廷豈蹇蹇匪躬勿欺而犯者邪 上怒奪俸二
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大典成詔削籍所

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也天下愈重其望夫君子之事君有所見於道則言之不隱有所得於道則行之不撓曰吾求忠國家利生民以無負所學而已窮達禍福有天命存吾何慮乎哉斯道也聖賢之所共由而世俗之所不及知也嗚呼何公真君子哉既沒之三年璘以職事觀風于郴拜其墓未有碑蓋然傷之曰古者高行士皆有碑況公大卿邪屬其子仲方爲碑璘乃叙曰公字子元先世廬陵人遷于廣元有爲都統鎮郴桂者因家郴至公曾祖義堅爲合州同知祖俊雲南按察僉事父說刑部郎中以公貴俱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母廖繼李母李俱贈淑人公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吾楚登弘治癸丑進士第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大司馬馬端肅公劉忠簡公大見器重曹無滯政嘗使山陝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併劾撫臣不職朝論韙之爲河南叅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爲例武宗朝嘗欲取馬價他用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詳見撫滇條約討十八寨叛夷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俸

蔭子皆辭不受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以
引拔人才爲已任與喬太宰宇林司寇俊彭司馬澤
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治平焉天性至孝父卒扶
櫬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
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寇
臨急棄積以脫母比還則積猶存人以爲神鹿公神
充于貌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檢約著長者
風博究經史雖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少騁莊騷
後一歸於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閒口
分義一百卷皆詩論今古叅訂是非爲學士矜式政事

所紀則又有撫滇條約軍中耳學平夷錄備荒書恤
刑書奏議藁通數十卷註孔子家語陶靖節集易疑
初筮西涯擬古樂府行于世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
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子二長仲方已舉于鄉有
節操次仲平方力學向上公以丙申年五月一日卒
春秋六十有三葬永寧鄉祖墓兆內嘗語方曰吾於
忠孝大節幸無失雖以士禮葬密邇先墓奚憾哉璘
爲贊曰烈烈何公氣貫日星靡言不直矧切國經白
刃可蹈朱紱何榮於道無枉生順沒寧孝德唯風學
澤唯海鼓之潤之百世攸在前作有基後述無改乃

復乃昌竚焉斯待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中峰先

生董公玘墓誌銘

徐階

公諱玘字文玉其先汴人宋之南有諱康者來家會稽之東小江遂爲會稽人入國朝彥昇以薦被徵而昇子諫諫子敬相繼以文行聞浙之東西敬二子長某仕至某處按察僉事次某舉進士歷黟縣知縣雲南知府有祠於其民娶章氏繼婁氏實生公公少以神童稱然凝重靜默至終日不出一言年十九領浙江鄉薦第二遊於太學祭酒楓山章公奇之指示諸生曰此天下士也弘治乙丑舉會試第一廷試第

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于假歸娶召修 孝宗實錄及成陞俸一級當是時逆瑾欲摧抑天下士使必已屈出公知成安稍遷刑部主事人意公於法律非所習且有所不屑爲乃公治獄獨不少厭倦其所爲獄詞卽老吏自謂不能及又時用事者諸所按劾務爲刻深公數抱律以爭曰法固止是用事者往往屈而從焉改吏部考功主事張綵附瑾欲盡更故事命取諸司故牘焚之公持不可乃止瑾兄死朝貴咸走弔公作東遊紀異以刺人咸爲公危會瑾誅還公翰林同考辛未會試甲戌滿九載遷侍讀乙亥充經筵

講官尋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丁丑乞歸省色者五年 今皇帝登極雲南公以大義從公行至則與修 武宗實錄充日講官賜衣帶嘉靖壬午主考南畿甲寅陞侍講學士尋充副總裁官先是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毀譽其間而 武宗朝大奸相繼亂政其事龐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公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師費公每舉以語人遷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而忌者謂故事書成遷轉不越二級公獨得五級於是謗始作矣其冬以日講勞賜

誥命贈祖及封雲南公皆詹事贈祖妣及前母封母
皆淑人會修 睿宗實錄仍充副總裁丙戌主考會
試尋奉 命教庶吉士秋實錄成陞俸一級丁亥遷
吏部右侍郎仍兼學士轉左侍郎戊子滿三載 詔
廕子入監讀書冬十一月聞雲南公喪詔賜祭葬給
驛以歸初公在吏部拒絕請託尤嚴於君子小人之
辯御史胡明善所爲多不法公疏出之草已具而訃
至不果上公又薄都御史汪鉉鉉明善胥怨公公之
請卹典也值方郊有司不敢覆請及命下則去聞喪
已踰月鉉明善因誣公謂有他覲不肯行而昔之以
請託見拒者咸相與構之詔落公職公方在疚不敢
自明其後三年誣始白奉詔與致仕南北臺諫及御
史之按浙者交章薦公而公猶以前持法爲羣小所
不悅不果用最後有知公者則公以遭婁淑人喪積
毀成疾繼以卒聞矣嗚呼惜哉隆慶初贈禮部尚書
謚文簡

吏部右侍郎訥齋余公祐神道碑

張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訥齋其先自歛之篁墩遷鄱陽
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爲方山余氏而二
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瀾以公貴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
異始入小學卽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
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
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豁逕啓發於敬齋者最蚤
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弘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

州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襲者
公嘗署其案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
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不以耳
目摘發爲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
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爲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於帑
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慰遣之將以狀聞
於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天旱衆請禱雨鎮
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而使之獨禱
公齋戒出郊而雨隨應鎮守慙愈媚伏思以傾公陰
遣人構于厥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
行素高媒孽竟無所得則謾爲好言曰余知府好官
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
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
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
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
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
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
冤獄按黜巨賍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
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
氣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

也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論益以明白當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故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公撫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文章辭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爲至也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於莊渠魏公子才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虛山席公春墓誌

銘

孫承恩

少宰學士虛山席公以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卒昔公伯兄文襄公爲世名臣公諱春字同仁別號虛山世爲四川遂寧人汝霖生曾祖思恭祖暄而祖憲則公考也配吳氏後以文襄公貴增三世皆如其官吳封一品夫人公自童稚卽儼然如老成人強毅有操執祖每異之曰他日必能負荷大事及長與弟給事君彖從文襄公學丁丑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武宗潛幸居庸關廷臣屢疏莫回中外人心惴惴

公上書內閣欲乞兩官懿旨遣中使迎 駕還官而館閣府部百司各以一二居守餘俱趨行在所請務必得然後返否則從此巡遊南北國事滋多憂其始矣識者是其言尋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雲貴釐革軍政凡錢穀刑獄欺蔽被罪者無怨吏役假冒至七百餘皆罷斥莫能逃者時黔國總兵交結近倖威權日甚藩臬每被訐論臺中有叅其假公言以結民心恐爲將來專王之漸得罪下獄外謫黔乃益驕橫公至痛爲裁抑家人干紀殃民者悉縛致論罪馬進士某以罪謫戍金齒潛入總府充記室凡章奏公移多出其手憑籍冒例爲都指揮公廉得之至是偕衆叅謁與見任無異公執之櫛其服仍發隸原伍指揮王喬稔惡爲衆所妨當道者莫能治至是亦論以法滇南爲之肅清今 天子登極疏上時政興革利弊多符詔款人稱其有經濟之具尋以文襄公職中丞改翰林院編修癸未殿試充彌封官脩 武宗實錄充纂修官書成陞修撰丙戌會試爲同考試官尋充經筵展書修明倫大典仍與纂修書成陞侍講學士賜金帛文綺充經筵講官 聖天子勵精治理考古帝王所圖治 簡命公與二三詞臣經筵外復進講

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每寵錫大僚公必預辛卯主南
京考試多得名士己丑壬辰殿試充讀卷官隨擢翰
林院學士掌院事充經筵日講官未幾擢禮部右侍
郎癸巳秋轉吏部右侍郎文襄既受宸眷 上後知
公爲文襄弟乃於諸侍從中顧公獨厚擢翰學擢吏
禮二侍皆簡自 聖衷於是頗爲時所忌公既感
上知遇益思報稱在吏部數與冢宰誠齋汪公議不
合司屬復有肆間者二公乃遂失歡寢成隙汪疏公
起用大禮遷謫諸臣又誣公不賀 皇太子誕生等
事疏入 命下公冠帶閑住卽日陛辭怡然就道人

勸公論辨公曰吾惟無媿於心耳又何辨且吾老無
子得歸素志也涓厓霍公繼爲少宰汪尋去位凡公
所欲更置者悉見施行後臺諫論汪陷害僚屬蓋指
此云公家居杜門謝客絕口不及朝政時與二三故
舊登涉玉山涪水之間嘯咏竟口邑故稱淳朴後漸
事侈靡公歸敦儉素表率鄉間俗因以變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謝公

不行狀

徐九臯

汝湖先生諱丕字以中姓謝氏少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贈太傅文正公仲子也母夫人徐氏成化
壬寅四月十八日生先生于京邸先生穎異不凡甫
七歲塾師授以句讀過目輒成誦應對敏給動止若
成人文正公與西涯李公同入政府李公文名振海
內文正公遣先生從之遊大器之辛酉先生年十九
以文正公三品考績恩入國學讀書秋舉順天鄉試
第一人乙丑舉會試第四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

翰林院編修正德初先生請告歸省頃之逆瑾構禍
文正公見幾勇退旣而落職瑾移怒先生亦爲民後
瑾誅文正公與先生皆復官先生構肥遯嘉遯二莊
日與高人燕賞爲樂文正公家居喜接後進先生尤
加意獎掖凡雋異之材必欲成就之以濟世用先生
立教重經義治事有宋湖學風士爭興起遠方來學
者踵至 今上登極先生奉詔徵用甲申復翰林編
修陞俸一級乙酉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賜
白金文綺秋八月同石門翟公主考順天鄉試時稱
得人丁亥陞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兼翰林院侍讀是
年文正公被召再入相戊子先生充經筵日講官十
林榮之無何文正公乞休先生欲請告扶持南歸文
正公止之曰日講臣子効忠啓沃時也毋苟曠弗果
甲午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賜雲鴈
襲衣四書大全書傳乙未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特
命捧主上臨軒策士特命讀卷孟冬時享太廟等廟
特遣行禮屢拜銀幣書籍之賜先生以禮侍日講未
有翰林帶銜會推兵部侍郎李公廷相充講職兼翰
林院官先生奉內批兼翰林院學士每進講敷陳剴
切而儀觀詳雅上爲之傾注自是寵渥日深遣祭先

師廟從幸山陵賜孔雀襲衣金帶銀瓢諸物修飭七陵洎預建壽宮命先生同大學士未齋顧公輩往祭天壽山之神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掌院事東宮誕生遣祭內殿恩賚有加廕子入監讀書隨命充管錄累朝寶訓實錄官同修大明會典捧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主奉安陵殿駸駸大用矣歲丁酉丁陸太淑人憂遣官諭祭賜寶鏹給驛歸其喪仍遣官祭葬服闋巡按傅公具疏薦起而先生臥弗應因修譜牒創宗祠置義倉義學施藥餌以拯貧病造橋梁以濟往來鄉人多德之後有被召當國者與先生爲寮舊道武林先生避不一見京華權近亦不一通問遺暇卽汝湖勝處葺東巖闢留園爲逸老所盤桓其間因自號留園野老蓋先生至是絕意於世用矣病時命諸子曰吾生荷國恩已溢涯分莫可爲報身後慎勿乞卹典卒年七十有五訃聞 上憫悼勅吏禮二部舉卹典贈禮部尚書賜祭二壇

吏部右侍郎王公道

道碑

嚴嵩

吏部侍郎王公諱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也公之行
義孚於鄉而聞譽重於當世偉矣昔在正德辛未之
歲舉進士選入中秘時山東寇亂欲奉祖母避地江
南上疏乞補學職詞懇切得應天學教授居應天學
二載陞南京儀部主事召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
中更憂制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大學士西樵
方公上言王某學行純正識度宏遠可備宮僚勸講
之職乃擢春坊左諭德公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
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

致謹於非分之獲伏望收回成命庶大臣所薦雖不
得經明行修之士猶不失安分知恥之人於是得旨
允以病歸公雖去而名益高士大夫日跋其復用居
一載起爲南京國子祭酒未幾又以疾乞歸自是一
意家居屏迹城府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蓋不
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當是時自公卿以至臺諫薦
日至嘉靖丙午起爲南京太常卿未至遷南京戶部
侍郎尋改禮侍召掌北雍履任三月改吏部右侍郎
然僅閱月公以屬疾遂不起矣公貌厚而氣溫學篤
而志遠始也馳騁詞翰旣而嘆曰此無益也乃遂研

精於義理之學取宋儒程朱書讀之旣又取論語一
部反覆潛玩有悅于心曰聖門平實簡易之學固如
是也公雖潛心理學而見世之立門戶相標榜者則
深恥之嘗言漢以前無名道學者其人品如張文成
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眞道學之流雖老釋二氏
亦各有所見不可厚非凡其言議不隨時苟同故能
表見輩流大自樹立不爲利害所動進退從容累遷
銓曹兩任國子執法端教表率人才期於俗變風美
入官雖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其言
推其用心而需其柄用以福生民利國家而天不憖

遺遽云以歿嗚呼夫豈斯人之不幸哉公所著書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等億諸史論斷大學衍義論斷批點六子書及韓柳歐蘇文若干卷公於書無所不讀精擇強記妙契疾書其所論著義理深到剖決明當自陰陽律曆醫卜農桑刑名地志之類靡不通貫曉悉焉曾祖諱復禮祖諱綸考諱琮贈吏部郎中配李氏生公公生成化丁未享年六十有一訃聞詔賜祭葬如例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工部尚書謚恭簡歐

陽公鐸神道碑

王世貞

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右侍郎泰和歐陽公卒於家其明年大宗伯宋言故侍郎鐸精白博茂砥節秉公以保乂我王家宜祭葬宜謚 詔曰可予祭葬及謚其更下太宰太宰浹言具如大宗伯宜贈 詔曰可贈工部尚書其更下翰林翰林臣言具如太宰於法敬慎事上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宜贈恭簡 詔曰可予謚恭簡於是翰林臣致謚大宗伯致祭太宰致贈大司空致水衡金錢以葬而公始有歸曰工部尚書歐

陽恭簡公之墓故事三品得樹石神道蓋二十年而未有舉也子獻以督府都事左倅吾州而來謁拜曰唯是先公之有遺憾於大邦也則不敢請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也則不敢請以不穀之待罪而大邦有憾也則不敢請乃大邦之吏民以先公故而及不穀曰公庶幾有後哉敢假先君之靈徼惠於吾子以不朽請世貞乃拜手曰此不佞之所與聞於父兄者也按狀公字崇道別號石江世爲潭人其先大司徒歙以經術鼎承率更詢蘭臺通以學行繼武至刺史琮治吉留爲吉人數傳而徙泰和遂又爲吉之泰和人

公少穎卓四歲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名氏六歲受經輒成誦十三工屬文十七補諸生居久之就試其後先試而邵公寶蔡公清者俱能名知人見公文歎曰是豈經生儔耶而家丈忠公與蘇黃復出矣卽首之遂以其歲登鄉薦蓋甫踰冠也而其明年復成進士公自是力爲古文辭而尤精治經史曰其退可提身而進則宰天下者久之授行人上書論時政語剴切報聞尋使蜀蜀王奇公貌欲自結厚遺金帛扇皿公一無所受曰使事有職不敢以私拜君王賜也歸下峽舟束於盤渦欲覆衆叫號不已公色自若徐

命取器物投之渦殺其勢而會風怒薄舟於灘以免
人自是服公有大臣器俄遷行人司副爲工部虞衡
員外郎進郎中時有填臨清中貴人者假寇警請得
如江西故事督軍務疏上諸大臣皆茅靡公時在郎
署乃獨持衡大臣間曰柰何無事而弄兵以邊鄙我
中土而要節鉞夫中土無大興而節鉞不輕假中貴
人不當帥勿聽便大臣賴以強乃得罷公以便養乞
南得兵部武庫戒藏吏懸隸直以待至則給之母得
先顯者其顯者亦母子羨諸曹署甚稱之時喬莊簡
公爲尚書賢公至引以自副每語輒達丙夜曰吾老

矣固當讓歐君也出爲福建延平知府公思所以易
其俗首下令禁黷祀淫祠故數十百所悉徹以其材
葺學宮里社建李先生祠館諸儒生茂異彬彬矣諸
死者母久匿弗葬葬母張宴母得爲佛會蓋未幾而
家無積喪寺舍無寓棺也首司禮者曰蕭敬外謬爲
共謹而羣從子弟多丞郎緹帥所從舍人子居暴
橫時強買民田而遺其賦列肆櫛比侵官道至不能
方軌而民苦賦爭徙竄公歸賦於蕭氏曰柰何重困
我民也已又正官道界斬其餘椽曰復爾我盡役而
肆矣已又得蕭氏奴殺人狀立決毋所縱舍舍人子

憤跳之司禮所譏公司禮大恨曰及我倖也而魚肉
我一旦失 上意吾無歸地矣謀中公以法將爲緹
騎逮太宰完微聞而舉公堪劇改調守福州公歎曰
彼固有大璫在將寘我寔也竟投劾歸部固檄公上
公上而填福尚璫者果盛氣以待曰蕭公誠貴人無
柰桑梓何吾而帥也公不顧裁減其橫需且半郡有
祭當頒胙故事益市肉肉且及其客咸徧公弗爲市
肉益肉又不及客也尚恚使隸委肉郡庭而去公陽
喜謂諸生尚公母以若相禮而勞苦耶趣分肉詣謝
尚益不自得會迎春公又削其宴劇尚益恚因謁次

庭詰公公不爲動尚至出僭諄語公徐拱手曰尚公
非臣子哉而忍爲是言卽上聞得無不可耶遂趣出
而城中士大夫爲公陰喝尚客曰府君盡得而奸私
矣已則曰吏民爲府君持若錄而橐矣客大懼交關
尚以解而公益自勵爲苦節大要以寬省刑役爲縣
官牧養小民肺石之鍰卽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庾賑
至絕一切會贄曰吾不欲溷吾民也尚廉得公狀自
愧因藩臬諸公以謝而公於諸公以一切絕故不能
有加禮諸公外陽浮稱之心弗善也而公議里役則
曰郡饒士大夫其士大夫又饒產民無幾矣請得稍

減分民半役則上下交譁公時巡按汪御史珊獨心是公而爲持之居久之上下則亦信而公以治行聞於未應朝吏部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幣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公至則惇禮崇讓以行檢先諸生卽試而疎繆者所察跌宕少檢者聊示懲而已再試及察如故乃始斥乙酉當鄉舉五人魁其經而公屈指曰吾得其四矣謂唐穆陳思謹鄭弘彛李日森瓊潮士也詩魁得無廣庠乎非岑萬則曾貫試連士謂張叔庠廉士王養民遲之俟後舉張稍俊可名在二十王不能七十前也後皆如其言廣人人能言

之以爲神滿三歲遷雲南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上召爲太常少卿是時天子方有事禮樂議建南比郊矣高皇帝舊下羣臣議咸唯唯而公獨以時詘未可報時相雅重公欲入公翰林公力辭之泊如也遂遷南京光祿寺卿上六事皆爲官節省撥乾沒稽出入天子嘉之著爲絮令尋以後母憂歸服除卽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會後以父憂不果上服除召補前職方旦夕黷筴江防事而改公撫應天十郡督糧儲矣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常吾三郡之是虞而最甚者蘇夫蘇彈丸

黑子地耳而漕餉天下半卽不給柰何厥田雖上下
伯季也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是且驅而蕪
也旣而曰吾得之矣吾不能額減而能均乃請於上
比其最重與最下者而稍損益之重而不能盡損者
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
爲徵本色遞贈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從
圩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姦巧無所容逃竄漸復而
公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母得仍十年舊裁省
郵置濫費定收納凡數十百條而會蘇守王君儀者
遷爲兵備副使與公合以是能推行之無害時吳人

顧公居相位以書貽公曰公行法而吾家增賦千石
也然爲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公所爲惠政於十郡非
一而獨於蘇著又獨於田賦著是時 章聖皇太后
梓宮拊 顯陵道經公所治公第嚴飭守令將佐儲
糗糒除戎器廣游徼母令梓宮有它而已問所以待
山陵使者公曰使非徹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
任也旣事竣而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
公不飭下公旣已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猶奪三月奉

上雖以山陵使言奪奉而所遣緹騎詞公者交得
公治狀以聞 上遂器公無何吏部闕侍郎以應補

者請不應凡再請再不應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
上公輒報可公之佐吏部也不攜家曰吾乃安敢家
此官乎哉時當考察法司屬公佐其長務以精覈行
之不阻勢不修伎其斥謫以否不以毀公之鄉人有
居相位者謂公且移德我公自以孤誠受 上知弗
謝也 九廟災大臣當乞休公念無他過引乃自引
衰 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公明日卽束裝
辭就道人謂公緩之 上姑怒公以示眷行且召矣
夫相石者公嚮弗謝也而又弗辭且以公爲懟公謝
曰去弗敢留召弗敢稽者人臣節也彼知我者以我
爲恭不知我者以我爲懟公歸而卜武溪之勝構時
武草堂與伯兄爨讀書杯詠其中甚樂也可二年所
而九卿給事御史合二京薦公者亡慮二十疏言甚
切然公已寢疾亡何遂劇公猶起坐自若家人謀銷
飲器爲醫藥費者公不可手書從伯兄所貸餘鏹俄
瞑目不語至明而卒卒之前十日有光起盱武若落
星越禾蜀江而墜故居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爲祥云

吏部左侍郎茅公瓚墓誌銘

諸大綬

公諱瓚字邦獻號見滄其先汴人宋靖康末徙居錢塘數傳而爲公高祖以實生仕安鄉中仕安生茂茂生麟茂公大父麟公考也並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初公考侍郎公爲人倜儻任俠能亢其宗娶張淑人而生公公生有異兆數歲卽疑疑妹凡兒日誦數千百言稍長益穎敏絕人從侍郎公入京畿時有豫章人鄭先生者說朱氏易所居從徒常百人公往遊其門百人者皆服以爲出公下卽公亦自以爲百人者莫予若也會有

補後錄 卷之二十一
司試士侍郎公欲公占醫省籍就試公長跼辭曰士
致身重先擇塗大人柰何令兒從他塗進耶侍郎公
避其言爲資遣佐之歸時御史中丞海虞陳公察方
署學政一試卽首錄公今少師存齋徐公繼督學來
兩浙亦置公高等公名益大起士挾策從公遊者日
益衆丁酉舉于鄉明年試于南宮學士無錫華公察
首得公卷大奇之欲以冠魁列傍有相沮扞者華公
不懌曰楚玉在璞何患無知者是子卽試大庭衆迄
能嫉抑之耶人奉殿對 上果親擢公第一甲第一
人授翰林院修撰公在館職刻意學問六經諸史考

及百家稗雜之說靡不深究蓋能掇其菁華以求白
得於心不徒強記資辨說已也乃其與人處則又簡
默不自炫愔愔若無所知能人故滋以公輔期之庚
戌滿九載陞左春坊左諭德壬子陞南京國子祭酒
扁所寓之堂曰身教律已嚴格動應矩度其餘規條
格令岌岌不少假六館士承教指惟謹無或私謁於
門者踰年改國子祭酒尋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改禮
部右侍郎居無何上諭輔臣簡忠謹文臣二人供內
撰輔臣以公暨洞山先生應詔可兼公翰林侍講學
士踐其任公長身玉立儀觀岸偉上每屬意焉乃公

益蚤夜倣倣畏慎無敢忽洊受 上眷寵數出廷臣
右丙辰轉左侍郎丁巳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
服三年考績誥贈祖及考如其官祖妣及妣並淑人
尋加公二品俸賜飛魚服改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
時持銓衡者爲權貴所掣繫進退人材多於羣情未
厭公不當事權蔑以救正而往往有槩於中不安其
位會得足疾不能起視事遂上疏乞歸 上屢賜問
疏再上乃允論有司愈日以聞尋愈有司上狀竟弗
召間出賜金構堂數盈題曰榮賜曰此金者聖主所
以寵勞從臣也吾不敢隱君之賜抑使後世子孫或

覩是興思厲術業以効報乎公爲人夷爽洞達不事
機防自爲諸生卽負意氣自高不能曲徇人旣官翰
林益嶽嶽養重於人卒難合遇勢權隆灼者亦未嘗
媵婀求媚附蓋公之性然也人以是重公而亦或以
是忌之云余嘗觀古所謂大臣其行已立朝道德功
業雖不盡同然大要多慷慨高明闊略於小節而務
其大體若公者庶幾古大臣之風焉公之始生侍郎
公夢故少宗伯王公瓚謁其門語曰是兒後當貴名
第大出我上乃今科名位望二公大略竟相埒則神
固已示之分矣又公少年時講業僧舍稍倦寐夢神

人導之帝庭授公二巨字文曰見滄寤未解所謂頃
之僧過語舍後山壁間故鑱宋理宗御書公令引視
則所夢二巨字宛如也遂以爲號夫鬼神之事亦怪
矣哉然則公之生固不偶然也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

實錄

吏部左侍郎靳學顏隆慶五年六月卒以三年未滿
賜祭一壇給半葬學顏山東濟寧州人嘉靖乙未進
士初授南陽府推官累官至左布政使入爲太僕光
祿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晉工部侍郎改吏
部以病乞歸至是卒學顏爲人淳謹內行修潔文學
氣節俱爲士論所重云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

山陰諸公大綬行狀

張元忭

今上改元萬曆癸酉之春正月十有三日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諸公卒於京邸訃聞上念公講讀勞贈禮部尚書賜祭葬有加按諸氏實越大夫諸稽郢後世家山陰當宋時有所避改姓諸葛其後有某某者累世以儒顯復姓諸氏又數傳爲明庵公公大父也明庵公三子長雙潭公宗輔配陳氏次宗弼又次國太公宗教配金氏公蓋雙潭公仲子爲國太公後兩公及明菴公皆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吏部右

侍郎兼侍讀學士配並封且贈淑人公之始誕也陳淑人夢有鳳自天投于懷已而岐穎絕羣甫髫日誦千餘言目不再過十歲善屬文比部郎八山錢公越鉅儒也見而奇之乃言於兄以女女公是爲錢安人閱四歲隨雙潭公官祁門祁門令又見而奇之語人曰此非東南竹箭邪居三歲返越補郡諸生文學日益邃時輩畏之又明年癸卯領鄉荐及御史舒公數睨之問年幾何曰二十有一舒顧諸寮曰是子凝采不凡異時有聞館閣光茲榜者必其人也人至今服其雅鑒然自甲辰歷癸丑凡四上春官輒不第歸

歸則杜門茹涵今古益以淹貫其自律若處子未嘗逐隊登公庭有所託雙潭以丁未違養公歸自北號踊幾絕執喪踰制乙卯又北上宿清源迨旅夢天帝並肅皇帝坐而語指公爲才賢界以印劔明年丙辰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人傳臚日越臥龍山鳴聲聞數里人謂地靈響應視曩時名至卿雲見蓋同符云時家人以公旣貴顯置枵欲以純公遽斥曰枵宜以純耶吾行將菲糲以終身安用此每慕王文正不在溫飽句因鐫之石章隨授翰林院修撰亟迎二淑人於邸日奉旨甘侍膳寢已未春充會試同考試

官既 陛辭則歸拜二淑人而後入且曰兒所藉手
以報 國恩萬一在茲役也敢不努力已入院則又
焚香籲天曰夫錄士以文耳文豈能盡得士哉唯神
明默相予令一二真才入彀中用充 國家任使則
神之貺也後凡公所錄士率多表見者舊制凡爲人
後者封不及本生公痛之是夏秩滿乃日夜草奏祈
貶封詞甚懇惻 肅皇帝嘉其孝特允之於是在廷
諸臣凡若此者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嗣
後公爲學士爲侍郎兩值 覃恩皆得竝及所生如
公官庚申春公假歸陳淑人倉卒卒于途京毀執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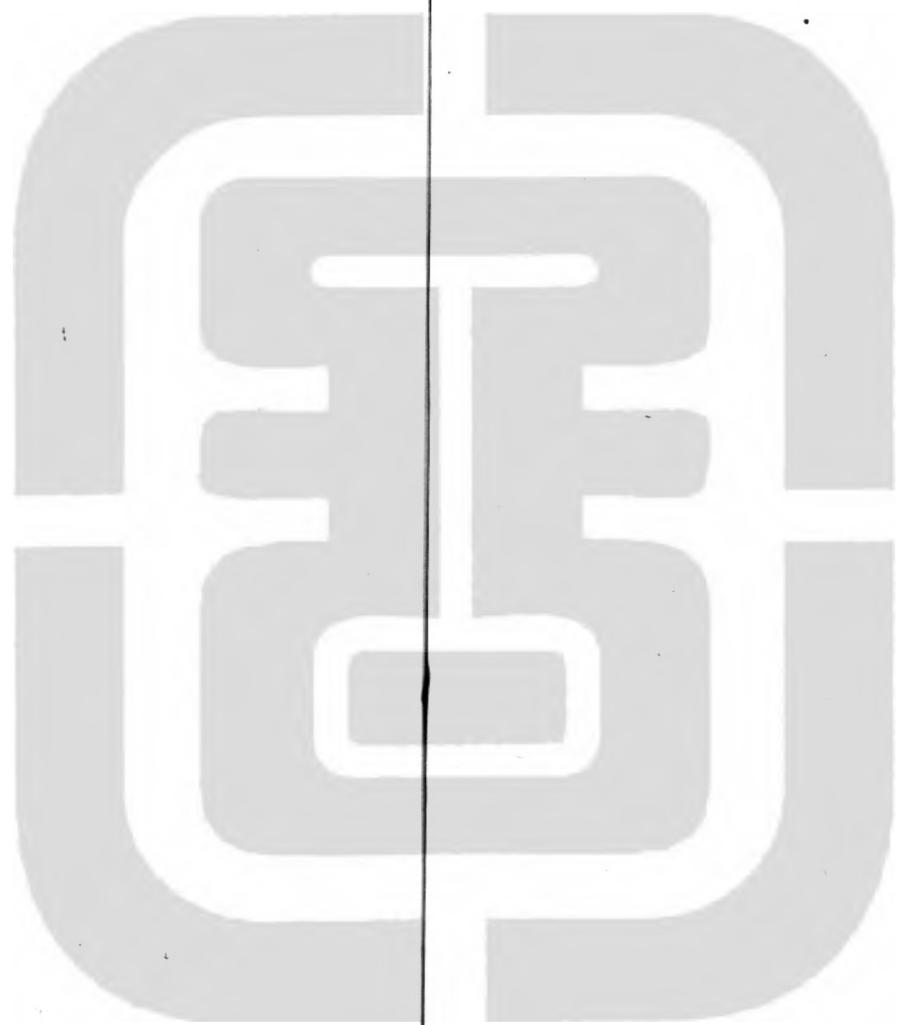
爲人
後者
得服
本生
始此

一如喪雙潭公時居家益事韜斂謝請託至關一郡
利弊則毅然任之不惜齒頰如辛酉夏台卒乏餉以
萬計督府檄吾郡假輸甚急公爲言于當路往復者
再三事竟寢它率類此壬戌服除赴 闕補原官前
所稱舊制爲人後者不得兼封本生亦未有兼服本
生者公顧服陳淑人喪衰經疏水者三年踰假期且
兩閱歲而後出當事者哀公情爲疏于 朝凡後於
人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在廷諸臣凡若此者又
舉相慶以爲此殊典自諸太史始癸亥夏有 詔偕
閣臣纂修承天大誌甲子春校錄 永樂大典乙丑

會試再充同考試官其祈天一如己未夏公所居祖
第災報至無所問第曰是祝融之儆予也夫丙寅春
承天大誌成賜銀幣寶鈔丁卯春 肅皇帝崩 莊
皇帝嗣位始以恩得封本階及錢安人無何偕史臣
纂修 肅皇帝實錄兼管理文階誥勅夏 永樂大
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仍陞俸一級 莊皇
帝御講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迨講加賜金緋紵羅
紗各一及寶鈔公在講筵凡五歷寒暑每進講必先
一夕齋戒積精凝思期以至誠悟 主上而丰姿修
偉步上雍肅吐音朗朗 帝每竦意聽之所著

經史講義凡涉理亂幾微必剴切詳盡言人所不敢
言一日講尚書至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反覆開論諄諄以納忠鯁屏諛
佞爲言 帝爲肅然改容它日講論語至朝聞道章
同列難之公獨從容啓發不爲諱沮一日寺臣侍經
幃者某忽癩發哮歛豕視滿廷盡愕公講迪如故若
不見聞及出大學士徐公李公相顧言曰諸君真講
官非大有養者曷至是冬陞侍讀學士掌院事充纂
修玉牒總裁官戊辰春從 莊皇帝謁長陵賜金緋
羅服仍充會試武舉考試官冬從 莊皇帝郊賜金

緋紵表裏一已巳秋大閱隨 駕賜緋羅服庚午夏
陞禮部右侍郎兼管日講如故仍充 肅皇帝實錄
副總裁辛未春 莊皇帝親策禮部所舉士於 廷
充提調官賜鈔時兩 冊官妃咸預典禮賜銀幣者
再會 今上方冠廷議冠禮中貴多樂簡便公正色
諍之多所條改 長陵竣工賜銀綵 莊皇帝崩公
自以始終 莊皇帝世無一日不在侍從沐 寵遇
殊它班每一哭臨至失聲而大喪禮儀又當其劇以
是形神交憊病遂作矣六月有詔馳 天壽山視
大峪陵賜銀幣時暑甚人馬有喘而斃者公獨上下
卑峻不少避竟觸熱敗脾及歸命卽臥榻艱起七月
改吏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旣越月病小瘳始一赴公
座而 莊皇帝尋卽幽宮又扶疾徒跣行二十餘里
哭送于郊自是病益甚涉秋迫季冬始得請歸田乃
竟不起嗚呼悲哉



唐
書

卷之二十一

三

